

【老子道德經·金山神學版·第四章·道盅而用之章】		
【宗先論】：	先論在虛化「名」的狀態下，「道」可說成「實有」；次論「道」為宇宙第一因；再論「道」為「實存」；最後以「道」為眾神之神作結論。	
第四章 第一句	道，盅 ¹ 而 ² 用 ³ 之 ⁴ ；	「道，以盅用之」；也就是說「道以『虛化』來應用」。意思就是說，當我們要獲得「道、泛生神」，所賞賜給我們的「豐盛利益」的時候，我們要先「虛化」一切用來「表述」祂的「概念、名、名言、名位、名象位階」，讓「道、泛生神」還原回到「無名」的狀態來應用。也就是說，我們不要執著於任何有關於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名象位階」，藉此來應用「道、泛生神」的各種「法則規律」。因為「道、泛生神」原本就是純粹沒有「名象位階」的，這樣我們再憑藉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來作為「利民之用」；
第四章 第二句	有 ⁴ ，弗 ⁵ 盈 ⁶ 也！	這時候，我們以「名象位階」：「有。」來表述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也就是把「道、泛生神」

¹盅：虛化也。作動詞，意思是要虛化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名」。所以本章後面有「銜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」這些動作，這些動作就是「盅、虛化」的動作。我們絕不可說「道、泛生神」是「虛」；因為「道、泛生神」是「實有」，不是「虛」。道是「實有」的，所以「道盅」不是講道體本身是虛的，而是說我們要虛化那「道」的名象位階，以還原其無名的狀態。為什麼說道是「有」，而不說道是「虛、空」，那是因為「虛、空」其實也是一種「有」的型式，「虛、空」根本沒有脫離「有」的泛疇。所以說道是「虛、空」，說了不但等於白說，還會把道「形象化、形式化」，這會違背道不可「形象化、形式化」的最高準則。其次道是「名、名相位階」無法指涉的，硬要用一個「虛」來表示道體，這也是對本體無名的破壞。在老子神學中，「虛」只是道的法則，不是道體本身的樣態。「虛」這個法則就是經上說的「谷」；就像「谷」不能拿來直接表述道體而妄說道是「谷」一樣，「虛」也不能拿來直接表述道體。你只能說道的法則像「山谷、虛器、空間」，但你不能說道體本身長得像「山谷」，所以你也不能說道體本身長得像「虛器」，更不能說道體本身只是「空間」。如果你硬要說道體本身是「虛、空」，而不說道體是「實有」，你的神學，就會變成傾向大乘佛教的附佛外道，到處都會遇到神學家來貶低你，你的神也會變得一下像是「有」，又一下像是「沒有(無)」，這樣你的神就會一無可取。你看那附老外道、附佛外道和其他外道宗教的學者，他們在翻譯《老子道德經》時，隨時都會故意把《老子道德經》裡面的「始」字全改成「似」，而對群眾大肆宣揚，你知道真正原因嗎？那就是因為那些外道們要讓「道、泛生神」變成「似乎、好像、若似」這樣的東西，好讓你的「道、泛生神」變成什麼都不是，所以你不但要提防他們，更不要變成他們所想要你變成的樣子。

²而：以也，用也，憑藉也。「道，盅而用之。」為古文文法，其今文文法為「道，以盅用之。」

³用之：利用祂，應用祂，運用祂，這裡是講憑藉祂(道、泛生神)來作為利民之用。用：使也，利用也，利民之用也。《廣韻》：「用，使也。」之：祂也；指「道、泛生神」也。

⁴有：實有也，實存也，存有也，存在也。

⁵弗：不也，不會也。《廣雅·釋詁四》：「弗，不也。」

⁶盈：溢也，過當也，過度也。《說文》：「盈，滿器也。」《易·坎》：「坎不盈。」《虞注》：「盈，溢也。」

		說成是：「實有、真有、存在、實存。」就不會「過當」啊！
第四章 第三句	灋 ⁷ 呵 ⁸ ！	「道、泛生神」，祂「聖潔純淨、無染無垢，而完滿圓全、遍一切處」啊！
第四章 第四句	始 ⁹ 萬物之 ¹⁰ 宗 ¹¹ 。	祂是開始「泛生」這「一切現象世界」的「天地萬物」的第一位「始祖」，所以從「形成關係」而言，祂是「宇宙」的「第一因」。
第四章 第五句	銓 ¹² 其 ¹³ 銳 ¹⁴ ，	讓我們共同用「心識」的「理性」，來「批判折除」那「道、泛生神」在我們的「認知」上，所形成的各種「不順序、不合邏輯」的「芒刺圖象」，
第四章 第六句	解 ¹⁵ 其紛 ¹⁶ ，	讓我們共同用「心識」的「理性」，來「分析解消」那「道、泛生神」在我們的「認知」上，所形成的各種「繁雜混亂、紛紛攘攘」的「紛擾圖象」，
第四章 第七句	和 ¹⁷ 其光 ¹⁸ ，	讓我們共同用「身識」的「感性」，來「感應」那「道、泛生神」在我們的「認知」上，所形成的各種「光耀閃爍、炫惑眼目」的「光亮圖象」，
第四章 第八句	同 ¹⁹ 其塵 ²⁰ ；	讓我們共同用「身識」的「感性」，來「體會」那「道、泛生神」在我們的「認知」上，

⁷灋：深清也，言道空間廣大而清淨澄明也。《說文》：「灋，深清也。」

⁸呵：啊也，詠嘆之嘆詞也。《辭海》：「呵，語助辭，語氣舒張則讀啊，稍稍斂抑則讀哦，又嘆詞，用於語氣停頓之際，表驚訝或詠歎時用之。」

⁹始：生也，泛生也。這裡的始，除了具有始基、本體的意思之外，最重要的意思就是「生、泛生」的意思，所以這裡的始要解為生，以便和宗對；因為有祖宗就有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始，生也。」《禮記·檀弓下》：「君子念始之者也。」注：「始，猶生也。」

¹⁰之：的也。

¹¹宗：祖也，宗祖也，始祖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宗，尊祖廟。」《禮記·喪服小記》：「尊祖故敬宗。」箋：「宗者，祖廟之正體。」

¹²銓：折也，摧也。「銓」是指批判折除的工作。《字彙》：「銓，與挫同，折也，摧也。」

¹³其：彼也，祂也，指道也。道至尊至貴故譯道為「祂」，以示尊崇。本章「其」字皆指「道」。

¹⁴銳：芒也，芒刺也。草端為芒，木芒為刺，謂草木之刺如針也。這裡指道在認知上的芒刺圖象。《說文》：「銳；芒也。」

¹⁵解：判也，散也，釋也；解消也。「解」是指分析解消的工作。《說文》：「解，判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解，散也。」《玉篇》：「解，釋也。」

¹⁶紛：亂也，紛亂也。這裡是指道在認知上的紛亂圖象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紛，亂也。」

¹⁷和：應也，相應也，感應也。「和」是指親近感應的工作。《說文》：「和，相應也。」

¹⁸光：亮也，光亮也。這裡是指道在認知上的光亮圖象。《國語·晉語三》：「光，明之耀也。」

¹⁹同：合會也。「同」是指深入體會的工作。《說文》：「同，合會也。」

²⁰塵：細土也。這裡是指道在認知上的塵垢圖象。

		所形成的各種「蒙昧渾濁、雜染污濁」的「塵垢圖象」，
第四章 第九句	湛 ²¹ 呵！	當我們的「感性和理性」對「銳、紛、光、塵」等種種「外境」，積極進行「銼、解、和、同」的深度「批判折除」，而逐一加以「打破」時，我們的「知覺」，同時不斷地往「道、泛生神」更深入地奔馳前進，最後到達「感性和理性」的極限之處，前方會忽然出現一個無形的遮障，此時我們的「感性和理性」再也無法往「道、泛生神」的方向前進了，因為「道、泛生神」是超越「感性和理性」所能認知的。此時在「身識感性」和「心識理性」苦苦追尋的徹底絕望之際，一旦我們終於深刻覺悟「身識感性」和「心識理性」的無用，我們的「身識」和「心識」便要隨著「銳、紛、光、塵」等種種「外境」的被打破，而跟著徹底「停息」。就在這個「外境」與我們的「知覺」，同時俱泯的剎那之間，我們如果能夠斷然擺脫「身識和心識」的屏障，跨入我們秉受於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道性」的「直證」世界，而直接透過我們與「道、泛生神」同性同體的「道性」，我們就可以直接見證「道、泛生神」的真實存在。那「道、泛生神」，祂「清淨莊嚴，光明普照，而靈恩浩蕩、聖澤廣披」啊！
第四章 第十句	始國 ²² 存 ²³ 。	那「道、泛生神」，在「天地萬物」出現之前的「起初一開始」，祂的「邦國、國度、疆域、世界」，就已經「存在」了。
第四章 第十一句	吾 ²⁴ 不知 ²⁵ 誰子 ²⁶ 也！	因為下述原因，所以我們無法知道那「道、

²¹湛：澄也，清定也，清淨也。這裡是指道清淨澄明而安定平靜。《增韻》：「湛，澄也。」《集韻》：「澄，水清定也。」《增韻》：「澄，水靜而清也。」

²²始國：起初一開始的國度也，起初一開始的疆域也。「始國」表示在道之前，只有「道、泛生神」的國度存在。完全沒有別國度或疆域存在，因此在宇宙和世界的「起初一開始」，除了「道、泛生神」之外，也沒有別的神，也沒有別的神的世界。始，首也，首先也，開始也，起初也。《集解》：「始，首也。」國，國與域通，國度也，邦國也，疆域也，世界也。這裡指「道、泛生神」的國度、邦國、疆域、世界，在「起初一開始」就已經存在了。《說文》：「國，邦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四》：「域，國也。」《廣雅·釋言》：「國，邦也。」

²³存：在也，存在也，有也，存有也。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存，本訓當與在同，與亡為對文。」《爾雅·釋訓》：「存存萌萌，在也。」注：「存即在。」《玉篇》：「存，有也。」

²⁴吾：老子本人也，但《道德聖經》為老子對世人宣講泛生神的真理，所以多處「吾」都帶有「吾

		泛生神」還有誰足以生成祂啊！
第四章 第十二句	象帝 ²⁷ 之 ²⁸ 先 ²⁹ 。	因為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存在」，比一切「有名象位階」，也可以透過人的「感官」與「心識」，而能夠「知覺」到的「現象至上神」，還要「更早存在」；所以「道、泛生神」是世上一切「有名象位階」的「現象至上神」的「自有永有、至高無上」的「上帝、眾神之神」，也是「宇宙萬物」和「宇宙眾神」的「最初者」。

等、我們」的意思，所以譯為我們也是對的。《道德聖經》為聖師老子所著，老子之學不重「名」，《史記》說：「老子修道德，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。」所以老子可能刻意隱去其姓名而不讓世人知道他的本姓本名。有人稱老子為老聃，老聃極可能是老聖之誤，或是世人對他作出分辨的方便稱呼，而不是他的真名。有人說老子姓李，但春秋沒有人姓李，所以老子應該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實姓名。或者老子本姓就是老，稱老子意味著姓老的男子。最有可能的是老子是一位年老壽高的名師，所以世人稱他為老子，我們現在稱老子為「聖師老子」。《說文》：「吾，我自稱也。」

²⁵不知：不了解也，不知道也，這裡講的。知：了解也，覺也。《集韻》：「知，或曰覺也。」

²⁶誰子：誰的後裔也。「吾不知誰子也！」像是一個疑問句，其實卻是一個疑問否定句，就是直接否定有任何神能夠生成「道、泛生神」，所以這裡不用問號，而是用驚嘆號。因為「道、泛生神」是一切眾神之神，所以不可能有任何神能生成祂，所以「道、泛生神」是獨立而唯一的最初者。誰：何也，何者也。《說文》：「誰，何也。」子：親之後也，子孫也，後裔也。古人所生男女皆稱子。《釋名·釋親屬》：「子，孳也，相生蕃孳也。」《禮記·哀公問》：「子也者，親之後也。」《禮記·喪服》：「傳曰：故子生三月。」注：「凡言子者，可以兼男女。」《荀子·正論》：「聖王之子也。」注：「子，子孫也。」

²⁷象帝：有名象位階的「至極、至大、至上的形象神」也，有名象位階的形象上帝也。「象帝」是人根據萬物的形象特徵，所推論統合出來的至上神。「象帝」是「圖象」式的神，它有形有象，有局限閉鎖的「名」，有崇高的「位階」，通常具有「雌、雄，男、女，父、母，人、動物；精神，物質」等各種不同的圖象。象：形象也，狀象也。帝：上帝也，天帝也，神也。《禮記·孔子閒居》：「帝命不違。」注：「帝，天帝也。」

²⁸之：的也。

²⁹先：祖先也，這裡指「道、泛生神」是眾神的祖先，是一切神的至上神。《漢書·禮樂志》：「忘先者眾。」注：「先者，先人，謂祖考也。」